

Selected Stories

of

O. Henry

欧·亨利
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欧·亨利 | 著 崔爽 | 译

欧·亨利 短篇小说精选

Selected Stories
of O. Henry

[美] 欧·亨利 | 著 崔爽 |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·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/ (美) 欧·亨利著；崔爽译。—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8.4
ISBN 978-7-5339-5228-0

I. ①欧… II. ①欧… ②崔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7077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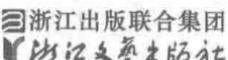
特约编辑 徐思思

装帧设计 董歆昱

欧·亨利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欧·亨利 著

崔爽 译

出 版 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222千字

印 张 10

印 数 1-12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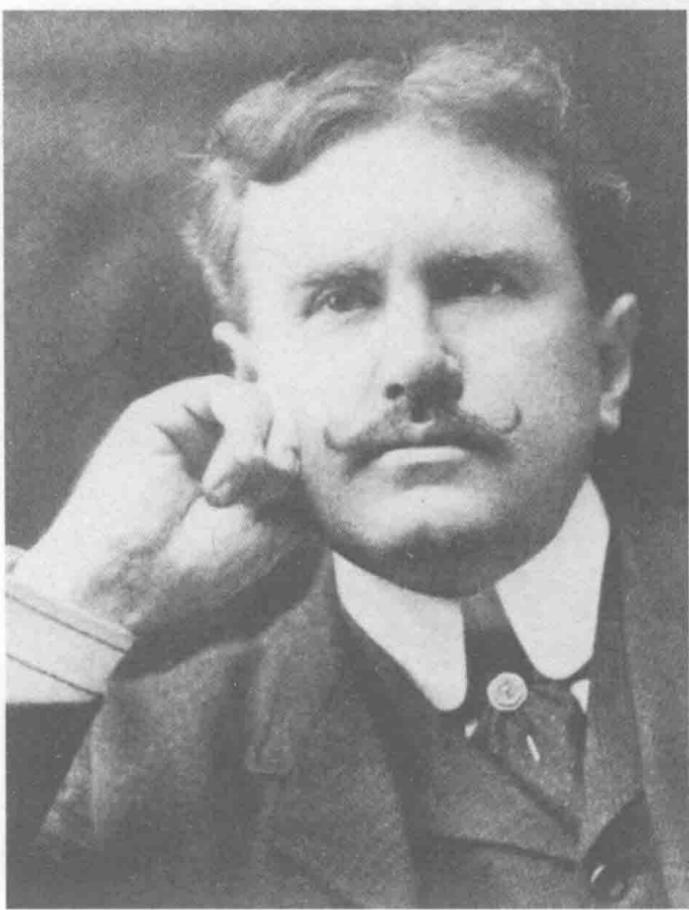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5339-5228-0
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

欧·亨利 | O. Henry

编者导读

美国作家欧·亨利本名威廉·西德尼·波特，1862年9月11日出生于美国南部北卡罗来纳州。他与法国作家莫泊桑、俄国作家契诃夫并称为“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”。然而他的作家生涯，却开始于人生的下半程。

欧·亨利年少时期颠沛流离。十五岁那年，他被迫从高中辍学，为了生计，先后做过药剂师、牧羊人、厨子、保姆、歌手、演员、出纳、记者，从美国南部流落至西部农场，又因警方的追捕而逃亡至洪都拉斯共和国，并自学了西班牙语和德语。二十年的漂泊生活中，他始终怀抱着当画家的梦想，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因沉迷于绘画而屡遭客户投诉。三十六岁那年，他因遭受盗用公款的指控而锒铛入狱。服刑期间，欧·亨利因为一技之长而当上了监狱的药剂师，次年以“欧·亨利”为笔名在杂志上成功发表了自己的首部短篇小说。出狱后，欧·亨利迁居纽约，此后成为全美知名的小说作家。然而漂泊的人生刚刚安定下来不久，他就重蹈了父亲的覆辙，年仅四十八岁就因酗酒过度而早逝。

欧·亨利的作家生涯虽然短暂，却丰富而厚重，他以旺盛的精力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，分别收录在十四个短篇小说集中，被誉为多产作家。早年的生 活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，让他笔下的人生充满无数种可能性。他故事的主角有警察，有医生，有杀人不眨眼的火车大盗，有背负着隐秘过去的银行职员，有一心想要嫁入上流社会的店员姑娘，有执着地为一锅牛肉汤寻找第三样配料的穷苦大婶，有在两点一线的平凡生活中进行冒险游戏的普通男人，也有忙碌到丧失自我的股票交易员。而在他脍炙人口的名篇《最后一片叶子》中，那位让人落泪的意大利老画家的经历，或许就是他为自己壮志未酬的画家梦写下的最美结局。

欧·亨利的笔锋犀利诙谐，作品包罗万象，又饱含温情。他对富有和贫穷一视同仁，挥金如土的空虚与捉襟见肘的窘迫在感情面前同样平等。在他笔下，那位用金钱帮助儿子得到爱情的富翁，虽然行事粗鲁，却对家人充满了真挚情感（《财神与爱神》）；猎杀美洲狮的异域公主，豪爽个性的背后也有着脉脉柔情（《公主与美洲狮》）；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大都会，他的目光越过歌舞升平与纸醉金迷，聚焦到巷子深处，寥寥数笔道尽一对穷苦“小傻瓜”的家长里短（《麦琪的礼物》）。他笔下的故事无论是发生在粗犷狂野的美国西部，还是在灯红酒绿的美国东部，总有人心的温度闪烁着点点辉光。而正是这情感，在全世界读者的心中激起层层消散不去的涟漪。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，有人看到遍地黄金，有人看到了满目瓦砾；而欧·亨利却透过这些浮华或尘土，看到了埋藏在生活之

中的柔软绿叶，并以欢笑和泪水为之灌溉。

欧·亨利的小说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故事结尾出人意料，令人每每读到最后，都会为意料之外、情理之中的反转而拍案叫绝。因此，“欧·亨利式结尾”享誉世界。寻找爱人的年轻男子，在出租屋中感受到了爱人的气息，询问房主却依然杳无此人，绝望之下选择了自杀，而在故事的结尾读者才在房东的话中了解到残酷的真相：年轻男子所苦苦寻觅的爱人，居然是在同一个房间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正是“欧·亨利式结尾”的艺术效果深刻表达了这样生死相许的爱情悲剧，带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（《带家具出租的房间》）。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在现当代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常常能见到此类反转手法的运用，因为剧情的发展难以预料而大受人们欢迎，这不得不感谢神反转之王——欧·亨利为后世所提供的蓝本。

本书精选了欧·亨利以不同背景创作的二十八篇作品——所有著名代表作品均已包含其中，并特别收录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尚未完成的小说《梦》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欧·亨利以风趣犀利的语言解构了生存的种种窘迫，用峰回路转的结尾为人生扩展出无数的可能性。正如他在小说《麦琪的礼物》中所言：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哭泣、抽泣、破涕为笑组合而成的。而他的文章如同冬夜里一盏小小的烛火，让你在想要落泪的时候，绽开一个“泛着泪光的微笑”。

目录

悲喜世界

THE TRAGICOMEDY

- 002 麦琪的礼物 / 010 最后一片叶子 / 019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
028 爱的牺牲 / 036 心与手 / 040 二十年后 / 045 感恩节的先生们

镀金时代

THE GILDING AGE

- 054 忙碌经纪人的罗曼史 / 059 财神与爱神 / 069 擦亮的灯
086 催眠大师杰夫·彼得斯 / 095 婚姻学精算 / 104 提线木偶

都市万象

THE BIG CITY

- 122 警察与赞美诗 / 131 汽车等待时 / 138 钟摆
145 托宾的手相 / 156 第三样配料 / 174 绿色之门

小城逸事
TOWN STORIES

186 女巫的面包 / 192 红酋长的赎金 / 206 黑杰克山的交易者
224 重新做人 / 234 命运之路

西部之心
HEART OF THE WEST

264 公主与美洲狮 / 273 托尼娅的红玫瑰
285 我们选择的道路 / 291 刍颈之交

附录

302 梦

悲喜世界

THE TRAGICOMEDY

麦琪的礼物

一块八毛七，就这么多了。其中还有六毛是一分的硬币。都是一个两个攒下来的，在杂货铺摊主那儿，在卖菜小贩那儿，在屠宰户那儿软磨硬泡，直到他们涨红了双颊，对这抠门至极的买卖流露出无声的愤懑。黛拉足足数了三遍，一块八毛七分钱。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。

显然，这时一个人能做的也只剩下扑倒在简陋的小沙发上哭一场了吧。黛拉就这么做了。这场景恰恰反映出，人世间所谓的生活是由大哭、抽泣、破涕为笑组合而成的，而其中抽泣占据了绝大部分。

随着这位女主人的情绪渐渐从第一阶段平息至第二阶段，咱们来瞧一瞧这个小家庭吧。租金八块钱一周的带家具公寓。虽说这间屋子也不是完全没法用笔墨形容，但谁要是住在这里，可真得提防那些专抓乞丐的警察找上门来。楼下门廊里有个信箱，不过没一封信会进来；还有个电铃，只有鬼才能按得响。电铃上挂了块牌子，上头写着“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先生”。

这个“狄灵汉”是名字的主人在以前春风得意中一时兴起

加上的一笔，那时候他拿着一周三十元的收入。现在，挣回来的钱缩水到了二十元，“狄灵汉”这几个字也显得模糊不清，就像它们正琢磨着缩短成一个“狄”字算了。不过呢，无论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先生什么时候下班，回到楼上自家公寓时，都会听到一声“吉姆”，并得到一个热烈的拥抱——当然是来自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太太，也就是刚向大家介绍过的黛拉了。他俩的感情真好啊！

黛拉哭罢，仔细地给两颊补上粉。她站在窗边，心情灰黯地看着一只灰色的猫走在灰色后院里的灰色篱笆上。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可她手头上能用来给吉姆买礼物的钱，仅有的一块八毛七。这还是她花了好几个月辛辛苦苦省下来的。一周二十元的家用维持不了多久，开销总是远超预算，每天如此。区区一块八毛七，还想给吉姆买礼物。那可是她的吉姆啊。她花了那么多时间盘算着要送他什么好东西，就想找到个好看的、稀罕的、精美的礼物——一件稍稍能配得上吉姆的礼物。

房间的两扇窗之间嵌着一面壁镜。也许你见过这种一周八块租金的公寓里的壁镜吧，照这种镜子，需要身材相当纤细且身段灵活，通过一连串狭长的影像大概拼凑出自己的样子来。黛拉身材修长，精于此道。

她倏地离开窗子，站定在壁镜前，双眼熠熠闪耀，但只持续了不到二十秒，脸上便失去了血色。她将自己盘好的头发一把解开，让它完全垂下，显出原本的长度。

詹姆斯·狄灵汉·杨家有两样令他们特别为之骄傲的东西。其中一样是吉姆的金表，由他祖父传给他父亲，再传到他手上。

另一样就是黛拉的头发。假使示巴女王^①住在通风天井对面的另一间公寓里，只要某天黛拉将头发披散在窗外晾晒，就能将女王陛下的珠宝都比得黯然失色。若是由所罗门王^②来做公寓的看门人，就算他将金银财宝堆满底层，吉姆每次经过时肯定会展出自己的金表，好看看国王一脸嫉妒地拽着胡子。

黛拉美丽的秀发垂在身侧，波浪起伏，光泽动人，就像棕色的瀑布一般。长发垂过了膝盖，仿佛就是她的衣裳。接着，黛拉又紧张而迅速地把头发重新盘好。有那么一分钟，她的身子微微颤抖，但很快便又站直了，一两滴眼泪溅到了残破的红色地毯上。

她穿上棕色旧外套，戴上棕色旧软帽，一转身，裙摆飞扬，眼中仍闪烁着点点泪光。她快步走到门外，迈下台阶，来到大街上。

在一块门店招牌前，她停下了脚步，牌子上写着“莎弗朗妮夫人沙龙——专营各种毛发货品”。黛拉噔噔噔跑上台阶，轻轻喘着气，努力想镇定下来。她面前的这位女士体型肥硕，面色苍白，眼神冷漠，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像叫“莎弗朗妮”^③的人。

“您要不要买我的头发？”黛拉问。

① 示巴女王，又称席巴女王，是公元前非洲东部示巴王国的女王。她在非洲势力最强的时候，疆域涵盖东部非洲以及现今的沙特阿拉伯南部地区和也门，是当时的人间巨富。

② 所罗门王，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，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建造者，拥有超人的智慧、大量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力。

③ 莎弗朗妮，意大利诗人塔索（1544—1595）的史诗《被解放的耶路撒冷》中的人物。史诗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。莎弗朗妮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，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。

“头发我是要买，”夫人说，“把帽子摘了，先让我看看怎么样吧。”

棕色的瀑布喷涌而下。

“二十块。”夫人一边说着，一边老练地掂量着这一大团头发。

“我现在就要钱。”黛拉说。

噢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就像长了玫瑰色翅膀，快乐地飞走了。这比喻不怎么恰当，但无须在意。为了给吉姆找礼物，黛拉在两个小时里可说是“洗劫”了好几家店铺。

终于找到了！它简直是为吉姆量身打造的，这可是除他之外任何人都用不了的好东西。她几乎把所有店铺都翻了个底朝天，再没有第二家店有售呢。这是一条铂金表链，设计简单朴素，没有华而不实的装饰，材质本身恰到好处地彰显出它的价值——真正的好物件就该这样。即使配上吉姆的金表，它也不会失色。黛拉第一眼看到时，就认定了它应该属于吉姆。他们俩一样，沉静而宝贵——表链和人都可以被这样恰如其分地描述。店家跟她开价二十一块，她揣着余下的八毛七飞奔回家。配上这条链子后，吉姆就能在任何人面前体面地掏出金表来看时间。要知道就算表是那么金贵，而表链却是一条旧皮绳，吉姆有时想看看时间，也只能间或偷瞥上一眼。

回到家，黛拉才从陶醉中清醒了一点，一丝忧虑和理智袭上心头。她拿出卷发钳，点燃煤气，开始拯救那一头为爱慷慨奉献后残留的废墟。这可是一项宏大的工程，亲爱的朋友们——简直堪称艰巨。

四十分钟后，她顶着满头浓密的小卷毛，活像个逃学的坏小子。她站在镜子前面盯着自己的模样，久久地，认真地审视着。

“要是吉姆没杀了我，”她自言自语道，“没在看我第二眼之前……他肯定会说我活脱脱就是科尼岛合唱队的卖唱姑娘。可我又能怎么办啊——唉，我拿着一块八毛七还能干吗呢！”

七点钟，煮好咖啡，煎锅也已经在炉火上加热，就等着煎肉了。

吉姆从不晚归。黛拉把表链折了又折攥在手心里，坐在门边的小桌旁等着吉姆推门进来。不一会儿，她听到楼下传来吉姆的脚步声，脸色瞬间变白了。她有个习惯，对于平日里最寻常的琐事，也总要默默祈祷一番。正如此刻，她在轻声低喃着：“主啊，求求您，让我在他眼里仍然漂亮吧！”

门开了，吉姆走进来，回手关上门。他身形瘦削，表情严肃。可怜的家伙，他也只有二十二岁，年纪轻轻就要扛起养家的重担。他亟需一件新外套，还应该添一双手套。

吉姆背对着门，定定地站在那儿，像一只闻到了鹌鹑气味的猎犬。他的目光紧紧盯住了黛拉，眼里满是她读不懂的神情，让她心生惧怕。那里面没有气愤、惊讶，也没有不满、恐惧，那不是她鼓足勇气准备好面对的任何一种情绪。吉姆只是站在那儿，盯着她，满脸只有那种奇特的表情。

黛拉轻盈地从桌边起身，蹭到他跟前。

“吉姆！亲爱的，”她拔高了声调，“别这么看着我呀。我把头发剪掉卖了，要是不送你一样礼物，我实在没法过这个圣诞节！头发还能再长回来的，你不会介意吧，对不对？我实

在是没办法呀。其实我头发长得特别快呢。快跟我说‘圣诞快乐’吧，吉姆！开心点儿。你都不知道我给你准备的礼物有多棒——太漂亮、太精致了！”

“你、把、头、发、剪、掉、了？”吉姆一字一句艰难地问道，似乎即便绞尽了脑汁也无法完全消化这个明摆着的事实。

“剪掉了，卖了，”黛拉说，“难道你不是无论如何都会一样爱我吗？就算剪了头发，我还是那个我呀，不是吗？”

吉姆古怪地扫视了一圈屋子。

“你是说你的头发没了？”他问着，表情有些呆滞。

“不用找了，”黛拉说，“已经卖掉了。我说过了，卖了，没了。老天，这可是圣诞前夜，别对我那么严肃好吗？那可是为了你呀！也许我的头发可以数得清有多少，”说着说着，她忽然改用了甜甜的声调说，“可永远没人能说得清我对你的爱有多深。那我开始做菜了，吉姆？”

吉姆仿佛一下子从恍惚中醒来。他一把将黛拉紧紧拥入怀里。现在请大家别过脸专心往另外一个方向看，看什么都行，十秒钟左右吧。房租一周八块还是一年一百万，有区别吗？也许此时只有数学家或者自作聪明的人才会答错。麦琪^①带来了无价的礼物，但他们也没有答案。这句话说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我们稍后再交代明白。

① 麦琪，又称东方三贤人、东方三博士、东方三智者等等，名字分别为梅尔基奥尔、加斯帕和巴尔撒泽，被认为是圣诞礼物的发明人。基督初生时他们从东方来耶路撒冷给他送礼物，分别送了黄金（代表基督的权威）、乳香（象征基督纯洁的品质）和没药（象征基督即将受到的苦难）。

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，随手放在小桌上。

“黛儿，”他说，“别误会，我觉得任何东西——不论是发型、修面、洗发之类的都没法让我少爱我家姑娘一丁点儿。不过要是你拆开那个包裹，就能明白为什么刚一进门那会儿我会发蒙。”

黛拉纤细白皙的手指灵巧地拆开了包装的绳子和纸。几秒钟后，一声充满狂喜的惊叫陡然响起！接踵而来的是只有女人才能瞬间爆发出的号啕大哭、泪流满面，非得这位男主人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安抚不可。

静静躺在盒子里的是一套梳子——一整套，有梳理两鬓用的，还有背梳。这就是黛拉曾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前久久驻足、向往流连的那一套。精美的梳齿，纯玳瑁的，边缘还镶嵌着珠宝——与那头消失了的秀发再般配不过。她知道，这套梳子十分昂贵，对它们，自己的心之前只是单纯的渴望，即便一丝一毫拥有的奢求都不曾有过。而现在，它们属于她了，当她终于可以用这件梦寐以求的礼物梳妆打扮时，却已经失去了那头美丽的长发。

但她还是将梳子紧紧抱在胸前。许久，她才抬起泪眼蒙眬的小脸，努力微笑着说：“我的头发长得可快了，吉姆！”

接着，黛拉像被烧着了尾巴的小猫似的跳起来，大喊着：“噢！噢！”

吉姆还没看到他漂亮的礼物呢。她摊开一直紧紧攥着手掌，急切地将表链送到他面前。在她明亮而火热的激情映照下，哑色的贵金属闪耀着光芒。

“简直太华丽了是吧，吉姆？我把整座城翻了个遍才找到